

觀世音經考

釋道昱

圓光佛學研究所副所長

圓光佛學學報(1997.10)

圓光出版社發行

頁 19-28 .

頁 21

在高僧傳中，僧人以《觀世音經》為修持的依據而得到感應的例子不少。乍看之下《觀世音經》很容易被連想到法華經中的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，事實上，並非全然如此。經筆者在漢譯經典中的考證，發現《觀世音經》代表著「觀世音觀經」和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」。(註 1)前者是修持禪觀法門的經典，後者則是講述觀世音菩薩應化的典籍。

一、觀世音觀經

首先查證《觀世音觀經》，根據現存最早之經錄《出三藏記集》(亦稱僧祐錄)(445-518)(註 2)卷二：

「觀彌勒菩薩生兜率天經一卷，觀世音觀經一卷，禪要秘密治病經二卷，佛母般泥洹經一卷。右四部，凡五卷，宋孝武帝時，偽河西王從弟沮渠安陽侯，京都譯出，前二觀先在高昌郡久已譯出，於彼齋來京都。」(註 3)

又安陽侯沮渠京聲，現存較早的傳記亦記載于《僧祐錄》卷十四：

「沮渠安陽侯者，……河西王蒙遜之從弟也。……敏朗有智，幼秉五戒……少時常度流涉到于闐國

……遇天竺法師佛陀斯那……安陽從受禪要秘密治病經……東歸，於高昌郡求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，及還河西，即譯出禪要……安陽宗國殄滅，遂南奔于宋……」（註 4）

再者，於 594 年法經等人撰的七卷《眾經目錄》（亦稱法經錄），卷一「大乘修多羅藏錄第一」的部份明白記載著該經只有一人譯，並無他人再譯，也無分卷流通，而且是完整本流通，如文述：

「觀世音觀經一卷，沮渠安陽侯於高昌譯…右一百三十三經並是原本一譯，其間非不分摘卷品別譯獨行，而大本無虧，故宜定錄」（註 5）

頁 22

又《歷代三寶紀》（或三寶錄）於 597 年翻經學士費長房撰，卷十亦將《觀世音觀經》列入沮渠京聲所譯的經典之一，也附註此部經是由《僧祐錄》中引出的。但《僧祐錄》中沮渠京聲所譯的經典只有四部合五卷。（註 6）然而《三寶錄》中卻記載他的譯經總數多達三十五部合三十六卷，而此部經是其中之一。（註 7）可見沮渠京聲也是費長房筆下的受害者之一 -- 被費長房分配失譯經中的一名古譯家，如此的確失去《三寶錄》的準確性，也難怪為近代學者所詬病。（註 8）

《僧祐錄》中記載京聲所譯的四部五卷的經典均未註明“闕”---- 遺失，此乃表示當時京聲所譯的經典，還是流通著，此部《觀世音觀經》亦存在。又以上所引的經錄：《僧祐錄》（515）、《法經錄》（594）、《三寶錄》（597）--- 均將《觀世音觀經》列入「有譯」的經群中，此乃表示在 597 年之前，此部經典還有可能流通著，然而何時它才佚失呢？

隋仁壽二年（602）彥悰等撰的五卷《眾經目錄》（亦稱仁壽錄），卷五將《觀世音觀經》列入「闕本」- 舊錄有目而無本，此即在經錄中有記載，但已無經本，也就是佚失了。（註 9）從《仁壽錄》之後的經錄，例如：靜泰撰的《眾經目錄》（664）、《大周刊定眾經目錄》（695）、《開元釋教錄》（730）等均把該經列入「有譯無本」。（註 10）

)

綜合以上經錄中的查證，筆者推測沮渠京聲所譯的《觀世音觀經》一卷，大約只流通 150 年左右。因根據《僧祐錄》的記載京聲於高昌郡求得此經，也在高昌郡譯出，並於安陽宗國殄滅時，才南奔于宋。（註 11）又北涼太祖河西王沮渠蒙遜，建國於永安十一年（401），該國滅亡於哀王牧虔永和七年（439）。（註 12）故得知京聲約於 439 年南奔于宋，因此吾人可推斷，該經早在 439 年之前已譯出，又於 597 年還出現於《三寶錄》的「有譯」經群，直到 602 年的《仁壽錄》才列入「闕本」，所以它應遺失於 597 — 602 年間。而且僅流通一百餘年，但也許流通並不廣，才會在孝建二年（455）竹園寺比丘尼慧濬的請求下傳寫禪法，如傳文所載：

「慧濬聞其諷誦禪經，請令傳寫... 旬有七日出爲五卷。」（註 13）

可見京聲所譯的四部五卷，若如《僧祐錄》所載，應該是全部傳寫給比丘尼慧濬了。又於《比丘尼傳》記載慧濬：「深禪秘觀無不必入... 禪味之樂老而不衰」（註 14）由此可知，慧濬尼可能受京聲禪法影響的禪尼師了。

始自後漢的安世高，陸續的譯出小乘禪經之後，似乎大乘的禪經也不甘勢弱的插上一腳，幾部禪經均冠上高知名度的大菩薩爲經名，例如《文殊觀經》一卷，據《僧祐錄》記載，它是「闕經」。（註 15）可見當僧祐撰此錄時它已佚失了，但曾經確有此經的流通。又《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》（又稱普賢觀經），劉宋時（424-453）曇摩蜜多（Dharmamitra）譯，現存於大正藏第九冊 No.277 經。再者，著名的《觀無量壽經》，梵文名稱爲 Amitayur-dhyana-sutra，中文亦可譯爲《無量壽觀經》。梵文 dhyana 漢譯爲禪定、專注，事實上，漢文「觀」字是由梵文 vicāra 或 vipaśyanā 翻譯來的。（註 16）至於譯者要譯爲禪經或觀經，只有視譯者的意願了。前面所提的觀經中，經文大都闡述觀想、行觀方面的法義，所以譯爲「觀

經」似乎也挺通順的。再說文殊、普賢和阿彌陀佛（亦稱無量壽佛）都有觀經，所以再加上一本《觀世音觀經》也似乎是很自然的。更何況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從第三世紀以來，單行本重覆的出現與流通，可知觀音菩薩受歡迎的程度了。

二、普門品經

不僅《觀世音觀經》容易被誤認為《觀世音經》，連《法華經》中的〈普門品〉也很容易令人與《普門品經》混淆。《普門品經》是講述「學入普門定門之法」，其譯本也有二本。據《僧祐錄》卷二：

「普門經一卷，一本云普門品，太康八年（287）正月十一日出，合二件……合三百九卷，晉武帝時，沙門竺法護到西域得胡本還，自太始中（266）至懷帝永嘉二年（307）以（已）前所譯出」（註 17）

前引述中的「普門經」或「普門品」，即是《普門品經》之意。又於卷二「異出經」的部份亦記載：

「普門經 - 竺法護 (DharmarakSa) 出普門品一卷，祇多蜜 (GItamitra) 出普門品一卷，右一經二人異出」（註 18）

但卷二亦記載祇多蜜所譯的《普門品經》已闕失了，

「普門品經一卷，闕，一部凡一卷，西域沙門祇多蜜所出，傳云晉世出，未詳何帝時。」（註 19）

因此得知《普門品經》有二譯本，一是西晉時代月氏人竺法護，約於 266- 307 間在中國譯出。（註 20）一是東晉時西域人祇多蜜，約於東晉朝代 317-420 年間譯出。還好，竺法護所譯的《普門品經》現仍存於大正藏第十一冊，No.315 經。

另外，此經還有個線索記載於《開元釋教錄》卷二：

「普門品經一卷，初出亦云普門經，與寶積文殊普門會等同本，太康八年正月十一日出，見聶道真錄及僧祐錄。」（註 21）

相同於《僧祐錄》的譯經時日，可見指的是晉竺法護的譯本，較重要的是該經「與寶積文殊普門會同本」。於《大寶積經》卷二十九，〈文殊師利普門會第十〉，是唐朝菩提流支 (Bodhiruci or Dharmaruci) 約於 693 年間所譯，確實與竺法護的譯本雷同。（註 22）只是少數的翻譯名相不同，和寫作方式差異之外，內容是相同的。例如晉本中的溥首童真、溥首菩薩，即是唐本中的文殊師利菩薩。《僧祐錄》卷一記錄著新舊譯經名相的差異：「舊經濡首，新經文殊」。（註 23）《翻譯名義集》亦記載：「普首童真、溥首童真、溥首菩薩即是文殊師利」。（註 24）除了名詞的翻譯不同之外，對於經文的解釋是大同小異，只是晉本是以敘述的方式譯出，而唐本在解釋「修習諸三昧」時，以五字一句的偈頌方式表達，可見此二本是同本異譯了，而《觀世音經》所指的〈普門品〉，應該不是此竺法護所譯的《普門品經》了。

三、普門品

除了《普門品經》之外，一般人熟悉的〈普門品〉或《觀世音經》應該指的是《法華經》中的〈普門品〉。它受歡迎的程度，可由單行本的流通與宗派祖師的注疏窺探一二。現存於大正藏第九冊中的《法華經》就有四譯：

T.9/263 西晉竺法護《正法華經》十卷

T.9/262 姚秦鳩摩羅什《妙法蓮華經》七卷

T.9/264 隋闍那崛多與笈多《添品妙法蓮華經》七卷

T.9/265 失譯《薩曇分陀利經》一卷

在《僧祐錄》卷二，已載：

「正法華經十卷 - 二十七品，舊錄云正法華經，或云方等正法華經，太康七年八月十日出，... 今並有其本... 竺法護譯。」（註 25）

又在僧佑的時代《法華經》已有三譯的記錄，在其卷二亦載：

「法華經 -- 舊錄有薩曇分陀利經，云是異出法華，未詳誰出，今闕此經。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十卷；鳩摩羅什出新妙法華經七卷」（註 26）

可見該失譯的《薩曇分陀利經》是早於竺法護的正法華經，可能是最早的

《法華經》中的單品流通本。此闕失的薩曇經可能是以上所列的 T.9/265，此失譯的一卷即是正法華經中的第十七寶塔品。（註 27）然而《法華經》中的〈普門品〉單行本的流通，只有二譯本，據《僧祐錄》卷四記載：

「光世音經一卷，出正法華經，或云光世音普門品；觀世音經一卷，出新法華經。」（註 28）

西晉時代，「觀世音」漢譯為「光世音」，因此引文中的《光世音經》即是竺法護譯本中的〈普門品〉。當時為了區別竺法護譯的「正法華」，而稱羅什所譯的新本為「新法華」，又在引文中明白的指示著〈普門品〉即是《觀世音經》，故此《觀世音經》應是鳩摩羅什譯本中的〈普門品〉了。（註 29）

至於隋譯本中的第二十四品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，漢文的翻譯幾乎與羅什本相似，隻字不差，只有二處不同。一在偈頌之前，隋譯本比羅什本多了一小段，62 個字，如下：「爾時莊嚴幢菩薩問無盡意……所行之法」（註 30）

二在偈頌中，羅什本是「氣毒煙火燃」，隋譯本是「毒毒煙火燃」。（註 31）就該品而言，幾乎是相同的內容，

似乎沒有重譯的必要，但也許是譯者認為應忠於原文本之故，而補上這缺少的 62 個字。然羅什譯的〈普門品〉已廣為流通，且又被尊稱為《觀世音經》，由此不難揣測羅什本的崇高地位，所以此隋本在諸經錄中再也找不到單本的〈普門品〉流通的記錄。

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廣為接受的程度，由諸《高僧傳》與祖師大德的注疏中可反應出。在梁《高僧傳》中以《觀世音經》為日課的僧人有：僧導、僧洪、僧旻和慧恭；《比丘尼傳》中有：明感、僧端和令宗；《續高僧傳》中有：功迴、洪滿和僧明；甚而在《宋高僧傳》與其他的僧傳中也不乏其人。因此更不可否認該品經對中國佛教影響之深遠了。（註 32）由上的討論得知，羅什譯的〈普門品〉在梁世時已被尊稱為《觀世音經》，因此諸僧傳中僧人修持的《觀世音經》，也毫無疑問的是羅什本了。

總而言之，在中國佛教史上《觀世音經》是一部廣為認知的經典，不論它以「禪觀」的姿態出現，或以「信仰」的面目流通，大概是被冠以高知名度的「觀世音菩薩」為經題的原故吧！「觀音經」不僅令一般大眾喜愛，也令天台智者大師垂青。智顛曾口述《觀音玄義》、《觀音義疏》與《請觀音經疏》，其弟子灌頂記錄。而宋朝的知禮為其撰疏記：《觀音玄義記》與《觀音義疏記》。另宋時智圓也撰《請觀音經疏闡義鈔》。《觀音玄義》二卷，是解〈觀音菩薩

普門品〉經題的玄奧之義；而《觀音義疏》亦二卷，是對〈普門品〉的經文一一詳解。至於《請觀世音經》是否與〈普門品〉有關，筆者將另撰一文討論，本文僅是對《觀世音經》做一釐清罷了。(May.3,1996)

註 釋

• 註 1：以下附註，大正藏以 T 為代號，且 T./ 冊數 / 經號，P. 代表頁數。大正藏索引 No.31 記載《觀世音經》一卷，竺法護、鳩摩羅什、沮渠京聲各譯一卷；另《觀世音經》一卷（沮渠京聲），P.120c. 大正新修大藏經，台北

：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1994，修訂本一版。

• 註 2：據 E.Zurcher，僧祐的年代是 435-518，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, Leiden: E.J.Brill, 1972, P.10; 但據梁《高僧傳》卷十一，僧祐卒於天監十七年，春秋 74，故應是 445-518，因此 E.Zurcher 可能是計算的誤差。又據 P.Pelliot 的考證《出三藏記集》最先完成於 515 年，但在其圓寂之前曾修改過。見《通報》 XIX, Leiden: E.J.Brill, 1920, P.266, note 2.

• 註 3：T.55/2145, P.13a.

• 註 4：T.55/2145, P.106c. 梁《高僧傳》略記其傳，但大致與《僧祐錄》同，見 T. 50/2059, P.337a

• 註 5：T.55/2146, P.116c.

• 註 6：T.55/2145, P.13a.

• 註 7：T.49/2034, P.89a, P.93a. 《大唐內典錄》該部份的記載完全抄自費長房，T.55/2149, P.260c.

• 註 8：小野玄妙，《佛教經典總論》楊白衣譯，言費長房在《歷代三寶紀》中，把《道安錄》、《僧祐錄》中所列的失譯經，配上古譯經家，成為古譯經家的作品，混亂了經錄史，遺害後世，為現代學者所詬病。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3, PP.169~171,191.

• 註 9：T.55/2147, P.175c.

• 註 10：T.55/2148, P.213b. T.55/2153, P.443c. T.55/2154, P.634b.

• 註 11：見本文附註 3 和 4。

• 註 12：〈沮渠蒙遜傳〉，梁，沈約《宋書》，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75, PP.1163 ~ 6.

• 註 13 : T.55/2145, P.106c.

頁 27

• 註 14 : T.50/2063, PP.940c ~ 941a.

• 註 15 : T.55/2145, P.32c.

• 註 16 : Japanese-English Buddhist Dictionary,
Tokyo: Daito Shuppansha, 19 65, PP.159, 137, 16.

• 註 17 : T.55/2145, P.8b.

• 註 18 : T.55/2145, P.14b.

• 註 19 : T.55/2145, P.12a.

• 註 20 : 見註 18.

• 註 21 : T.55/2154, P.493b.

• 註 22 : T.11/310, PP.158c ~ 163a.

• 註 23 : T.55/2145, P.5a.

• 註 24 : T.54/2131, P.1061b.

• 註 25 : T.55/2145, P.7b.

• 註 26 : T.55/2145, P.14a.

• 註 27 : 見《法寶總目錄》 No.1, P.224a.

• 註 28 : T.55/2145, P.22b.

• 註 29 : 見註 26, 28 的引文。

• 註 30：T.9/264, P.192b,c.

• 註 31：T.9/262, P.58a, T.9/264, P.193a.

• 註 32：在《敦煌寶藏》中，《觀世音經》的記錄就有數十部，但其內容都是法華經中的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，見黃永武主編，《敦煌寶藏》，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6，第 97 冊，PP.391 ~ 393,359 ~ 363,463 ~ 465,518 ~ 519 與第 43 冊，PP.583 ~ 588，可見始自東晉，〈普門品〉即被中國佛教稱為《觀世音經》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了。

